



文心画趣 (七)

书话漫谈 ④

以书入画 画事灿烂

清代绘画及画论

刘万鸣

画，鉴定古画，从学者甚多，形成“姜东派”。王翠初学王鉴，后学王时敏，深得王时敏器重，曾为康熙帝主持绘《南巡图》，得以嘉奖，曾赐“山水清晖”，名声大振，一时随其学画者亦甚多，形成“虞山派”。王时敏、王鉴深受董其昌“南北宗”之影响。王时敏喜元代黄公望之画，王鉴喜董、巨之山水画。王时敏曾曰：“元季四子，当推子久。”他的山水画一生力追子久，中年笔法浑厚，运墨之气可与子久争美；晚年独创一格，一变子久荒疏而成文雅。王鉴一生力追董、巨，曾曰：“画之有董巨，如书之有二王。”作品清朗韵致。王翬、王原祁都接受董其昌的思想，取古人集古人之才于一体，主张临摹，取古人之精华而成一家，视野开阔，各取所长。王原祁则选择了“元四家”，但他重临摹，也注重写生，饱览自然，他善用干渴之笔，层层渲染，最后求得空灵之感，以至其作品个性突出。

清代四僧指的是朱耷、石涛、髡残、弘仁，他们皆师承文人画，以造化为主，或隐于山林，或浪迹江湖，以书画自娱。其中弘仁得倪瓒画法甚多，好游历，师造化，其画构图新奇，变传统笔墨为己有，境界之高、空灵之美、清简之韵，成一代山水大家，与石涛、梅清为“黄山画派”代表人物。

清初，南京有一批山水画家，他们以宋画、吴派为师，并有一定文化修养，其风格题材大致相同，又有创造性，声誉极高，画史称“金陵八家”。他们是龚贤、樊圻、高岑、邹喆、吴宏、叶欣、胡慥、谢荪，其中以龚贤成就最大。

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，天下相对太平，经济发展，文运可谓隆盛。其时扬州盐业发展，使得此地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，字画、园林、音乐风靡一时，富豪权贵多以收藏为雅兴。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主持“虹桥修禊”，诗文聚会。往来于天津、扬州之间的盐商安仪周，家资巨厚，以收书法名画为乐；马秋玉、马佩令兄弟亦为富豪，建私家园林，收藏书籍字画，名扬四方。为此各地画家多有居寓扬州者，或糊口或闲情，如大画家石涛、龚贤等亦来扬州，不足为奇。

画史上有“扬州八怪”之说，指清中期活跃于扬州一些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，或称“扬州画派”。盖“八怪”非指八人，乃对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概称，记有八怪者多有异同。其代表有汪士慎、黄慎等。

19世纪中叶，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，经济发展迅速，文化艺术活动活跃。张鸣珂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载：“自海禁一开，贸易之盛，无过上海一隅。而以砚田为生者，亦皆于于而来，侨居卖画。”上海画坛隆盛，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地的画师相继赴沪，“海上画派”（简称“海派”）随之产生。海派集文人画、民间美术于一体，雅中有俗、俗中求雅，创造出符合附庸风雅的商人、市民的艺术作品。

海派分为前期、晚期。前期者，张熊、朱熊、任熊、任薰、任颐，后三者世称“三任”，其中以任颐最为著名。同时期者还有华亭人胡沔，吴门人胡锡珪、朱沅等。晚期者以吴昌硕最为有名，同期者还有常州人沙馥、浙江秀水人蒲华、江苏吴县人顾云、江苏宝山人钱慧安、江苏江宁人程璋等。另有赵之谦、虚谷者，虽未定居上海，亦被列入海派名家之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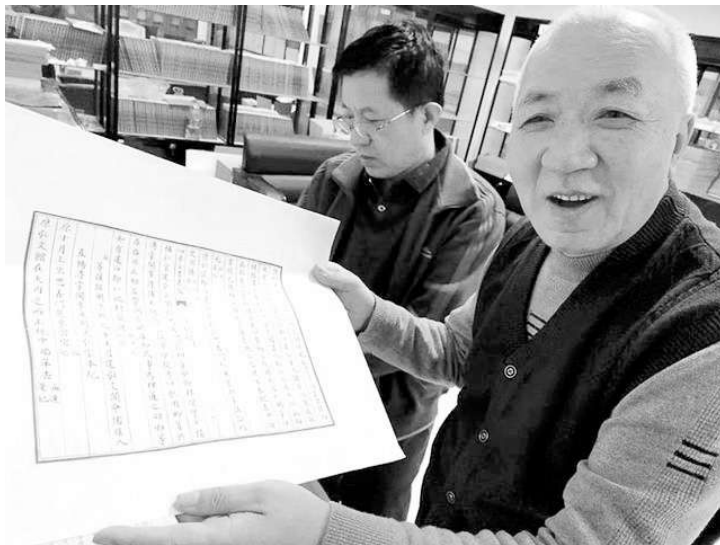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绘画，由于完全掌握于文人之手，以至文人画达至高潮，文人作画每有心得，必缀文以记，或长或短，或精或粗，不下二三百种，实为中国画论之最盛期。

沈宗骞的《芥舟学画编》、连朗《绘事琐言》《绘事雕虫》、张庚《浦山论画》、唐岱《绘事拔萃》、王原祁《雨窗漫笔》、王昱《东庄论画》、方薰《山静居画论》、石涛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等，是关于论述者。张庚《图画精义》、连朗《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录》、高士奇《江村书画目》《江村销夏录》、安岐《墨缘汇观》、阮元《石渠宝笈》等，是关于著录者。王胡敏《西清札记》、王鉴《染香庵画跋》、恽寿平《南田画跋》、石涛《大涤子题画诗跋》、周亮工《赖古堂书画跋》、吴历《墨井画跋》、王翬《清晖画跋》、王原祁《麓台画稿》、金农《冬心题画记》、郑板桥《板桥题画》、钱杜《松壶画舫》等，是关于题跋者。胡敏《国朝院画录》、黄钺《画友录》、张庚《国朝画徵录》、周亮工《读画录》、杨逸《海上墨林》等，是关于史传者。邹一桂《小山画谱》、蒋和的《写竹杂记》、奚冈的《树木山石画法》等，是关于图谱者。笪重光《画筌》、高秉《指头画说》、王概《学画浅说》、秦祖永《画诀》等，是关于画法者。龚贤《画学心印》、盛大士《溪山卧游录》、王梁《月湖读画录》等，是关于杂志论者。

清代初期，山水画力求依董其昌的理论及实践开辟山水画新风貌。清初六家中“四王”即是突出的代表。“四王”分别为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，他们皆为明代名望家族之后。王时敏、王鉴有明代遗民意识，隐而不仕，时人称“前二王”；王翬、王原祁的遗民意识荡然无存，后人称“后二王”。如王原祁就高官厚禄，在宫廷作

我与《四库全书》

何香久



何香久总纂新修《四库全书》

从事《四库全书》研究近20年，从来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会总纂新修订的《四库全书》。

2016年5月中旬的一天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家林、时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晓晖勇来找我，说是“有大事商量”。他们告诉我，河北省文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的倡导下，将启动重抄《四库全书》工程，此项工作交我主持，由我制定一个方案。我谈了我的一些思考。

《四库全书》被认为是“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”，体量巨大。从字数上说，即有8亿字左右，抄录不易，现代人早已不把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，善楷书者寡，能抄书者更不易觅求。对抄书者的综合素质应有严格的考量，不仅仅是楷书写得好就能胜任。当年开馆修四库，进入四库馆的学者和各方面人物，都是“一时之选”，历时十几年，实际上直到嘉庆十年仍在对这部书进行补录。再者，修书过程伴随着毁书过程，辑入的书有很多经过了大量的抽毁删节，很多版本原貌尽失，需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从根本上消减讹错。

《四库全书》当时抄了七份，分贮七阁，七份书所用的底本，个别差异甚大，因此，须在抄录之前对版本进行对照甄别。建议对《四库全书》进行重新修订，重纂重抄，以新面目示人。当然，这将面临众多的社会质疑和非议，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近世，又有《四库全书存目》《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》《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》《四库全书奏毁书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出版，这些书都是原版影印，不妨以重抄方式使其版式划一，寻觅完本补充其湮没遗失文字。

当今四库学已成显学，有的高校已设立了专门学科的硕博学位，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发展，我们正可利用库学研究的新成果，别开门户。河北省文联不是专门研究机构，但有着专业研究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，那就是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协调。发挥文联“联”字优势，比如利用协会平台，在全国招募合格的缮录者，比如搭建投融资平台，更多地筹集专项基金，等等。同时还要有高校作为学术主导，以专学之士务专门之学，一开始

即将此项工作放在一个规范化的平台上推进。

《四库全书》修成230多年来，其文献价值、社会价值鲜有开发利用，文联应综合开发其文化、文献价值，为今所用，真正实现让图书馆里的古籍活起来，让束之高阁的庙堂之书变成可堪大用的有为之书。在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走出一条新路。当今之世，学术昌明，信息渠道多元而畅通。应发挥互联网的优势，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平台，利用好境外图书馆的汉籍典藏扩大文献资源。

此外，重新修订、抄录的《四库全书》可扩充其规制，把收书年限下延到1911年。新修重抄的《四库全书》可定名《四库全书丛编》，以备将来实施分类排纂。鉴于《四库全书》卷帙庞大，可先从编《直隶文库》入手试水。

这些思考与意见得到相关方面的认可。6月，河北省文联发出《关于启动〈四库全书丛编〉工作的意见》，任命我担纲总编纂。当时我尚未退休，为方便工作，把项目中心设在沧州。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纪晓岚恰是沧州人。

到2017年8月，《四库全书丛编·直隶文库》完成了最终的书目遴选。入选书目共2404种，近5万卷。其中库书369种，库书存目书298种，四库全书未收书、其他公私藏书

和境外海外图书馆藏书及其他文献资源图书775种，再加上直隶地区珍稀方志962种，这体量是相当庞大的。

工程开展得顺利，但到了9月17日，我突发中风，被送进沧州市眼科医院救治。不想这一下身体瘫痪了，可是项目中心的工作又不能停下来。于是从住院第四天开始，我坚持下床，在家人的陪伴下进行艰苦的体能训练，半个月后，能跌跌撞撞走路了。由于中风压迫右半身的神经，右侧的身体失衡，右手不能写字，就只好用左手练习写字。几个月以后，练习到一次可以写几百字、上千字了，现在用左手每天能写万字左右，完全恢复到了右手写字时的程度。这五年，修书之余，用左手写出的书稿有《纪晓岚年谱长编》（四册150万字）、《四库全书直隶著述汇订》（四册200万字）、《四库全书编年事辑》（十册400万字）、《四库全书丛编直隶文库总目》（二卷20万字）、《直隶旧志叙录》（平津卷一册、河北卷五册，150万字），还有大量的《四库全书丛编》考订文字。修书、写作极有利于修复大脑功能，反应灵敏了，且身体也强壮起来，逐渐恢复了以前的超强工作状态。因右手尚不能正常写字，只好练着用毛笔写字，居然别有风格，自嘲“脑残体”。

2020年10月，第一批《四库全书丛编·直隶文库》书稿下厂。2021年3月，第34届全国图书订货会在北

灯下听松

高黎贡观鸟记 (下)

陈应松



陈应松

寄生虫，见沙则浴，见水也浴。一个鸟塘两个水塘，有人说这么小，不应叫塘，应叫池。我惊叹这么多鸟。老侯说出的名字又太多写不出，因为老侯只有小学文化，读了五年级，可他成了鸟博士。又带来了一批鸟，黑头奇鹫、褐色雀鹫、竹鸡。松鼠抢食凶，吓跑了几只。啊，红喉山鹧鸪来了，老侯不拍，说别急，小鹧鸪会来的。红喉山鹧鸪不同于我们平常见到的鹧鸪，太美太美。还有红翅鹌鹑啄了几条黄粉虫飞走了，据说是去喂雏鸟了。老侯指着飞来吃苹果的一种有红有绿的鸟说，那鸟叫金喉拟啄木鸟，这儿有5种啄木鸟，这种好极了。太好了，它会啄啄木头，一分钟五六百下，不会脑震荡，因为它的小头有3层防震装置，伟大的造物主！

啊，纵纹丽鹀来了，山鹧鸪也飞来了，栗翅短脚鹀也来了。顶顶漂亮的山椒鸟也来了，蓝头黑翅红腹。老侯又小声说太阳鸟来了，在金铃花树下。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，终于看到了我小说中多次写到却未见过的太阳鸟，那么小。大拇指大，吸食花蜜。金铃花是老侯种的，老侯这里种了上百棵鸟爱吃的开花结果的树，有一棵还是从缅甸带回来的，结的小红果会引来许多鸟。他是在缅甸参加观鸟活动时看到的这种树，就扯了一根，已经有15年，很粗壮。老侯说，这里若有鸟喜欢吃的食物，它们几里、几十里也能寻得到。鸟是灵物。我看呆了

那种黑胸太阳鸟。他说太阳鸟这儿有5种，最漂亮的太阳鸟是火尾太阳鸟，一条红色长尾长过身体数倍。我说昨天看到了图片，它飞翔时拖曳过一道火光。这些大自然的精灵，自由自在地飞翔在高黎贡之上。

后来老侯的微信，他那天终于守到了红喉山鹧鸪带着几只雏鸟来觅食，一家其乐融融。我在侯体国的鸟塘里跟他一起看了两个小时的鸟，鸟越来越多。他告诉我，今天是下雨，如果晴天，鸟还会多。我们走的时候，侯体国还在守候着他想拍的鸟。雨下得更加响亮，鸟儿们却要在雨中觅食。它们这么美丽，却也这么辛苦。祝福那些鸟儿吧，就像祝福我们自己心中的天空和森林。想起环保主义理论家奥尔多·利奥波德的话：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。这个世界的美丽也在山野。

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，《四库全书丛编·直隶文库》亮相，一上架就吸引了许多的关注目光。展位前人潮涌动，大家都想一睹新修新抄的《四库全书》。尤其是四位抄录者的现场书法表演，更是成为展会的焦点。读者留言：“在这里，我们看到《四库全书》在修成230多年后重订重抄再次焕发惊世的异彩，心情特别激动。向你们致敬！”

如今，我们完成了《直隶文库》的全部纂修工作，并且向《文澄阁四库全书》转型。文澄阁，寓澄清、澄明、澄雪、澄辨、澄肃之意。《文澄阁四库全书》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：第一，补《四库全书》之阙，将原修时焚毁的部分书目根据相关文献进行补录，将抽毁的部分书目予以补齐，将原修不收的内容予以辑入，如原修不立部部，我们补上了这个缺憾，将大量宋元明清话本和拟话本收入其中。第二，纠《四库全书》之误，《四库全书》因系手抄，加上不少版本选择失误，出现了大量讹误，此次重新缮录，严格把关，可望将库书讹误尽量一一订正。第三，接《四库全书》之绪。七阁《四库全书》收书下限均在清前期，《文澄阁四库全书》收书下限定在1911年，把中国五千年文化做了一次总结。

同时，“四库全书”新馆每年都接待大批参访者，为传播四库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重订四库不是重复四库，更不是对《四库全书》的否定。我们是满怀敬畏之心从事这项工作的——向乾隆三十八年以降所有参编元典的四库馆臣（《四库全书》题名表上有360名馆臣，还有不在题名表的众多馆臣）致敬！向230多年来为《四库全书》事业孜孜奋斗的一代代学人致敬！正是他们为四库学的建设付诸的一切努力，为我们导夫先路，并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。

（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《文澄阁四库全书》总编纂）



慢阅读



听松